

〔日〕井上靖 著

786557

楊柳青傳

48
4811



漢宮重色思傾國
御宇之明年
求亦不
楊柳青
生

1811

786557

杨贵妃 杨贵妃 杨贵妃 杨贵妃 杨贵妃 杨贵妃 杨贵妃 杨贵妃 杨贵妃 杨贵妃

一九八五年哈尔滨

王琳德校

郝迟 颜廷超 译

〔目〕井上靖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F18954

责任编辑：吴海林
封面设计：张乙迪 张红凤
封面题签：张乙迪

杨 贵 妃 传

Yang gui fei Zhuan

〔日〕井上靖 著

郝迟 颜延超 译

王琳德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林街40号)

哈尔滨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7 10/16·插页2·字数156,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500

统一书号：10093·676

定价：1.60 元

作者的话

《杨贵妃传》是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在《妇人公论》杂志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的历史小说。内容如同书名那样是杨贵妃的传记。从开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〇年)杨贵妃被玄宗皇帝召见去温泉宫开始，直到天宝十五年(七五六年)在马嵬坡被缢死为止，把这十七年间的事情贯串起来，以编年体式写成了这本传记小说

小说的素材是以《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的记载为根据；同时又从白居易、杜甫等人所著的唐代诗文中找到了一些材料。

此外，还参考了《长恨歌传》、《杨太真外传》、《梅妃传》、《开元天宝遗事》、《安禄山事迹》等唐宋时代人物传记中的记载，尽量做到不脱离史书的记述，我是抱着这种态度来写这本小说的。

当这部小说连载期间，我在一九六三年到中国旅行，得以访问了小说的主要背景西安市。这对小说《杨贵妃传》的作者来说，是莫大的幸运。由于得到了这个机会，我才能够了解长安城市是个什么样的规模，也得以亲眼看到长安市周围的自然景象，我也看到了终南山、秦岭；还有在当年的无论是史书或是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灞水、浐水、渭水、泾水等

7A 23/1/910

几条河流。我也得以站在这些河的岸边，欣赏那里的风光。我能够亲自到和杨贵妃有着密切关系的华清池，去体会白居易诗句的“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情况，又亲手在池子里试了一试。

我听到这本《杨贵妃传》由颜廷超等人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而感到特别高兴。

井 上 靖

1984年12月

第一章

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〇年)十月，玄宗皇帝正行幸于长安六里之外的骊山温泉宫。一日，他派遣使者来到长安寿王的宫邸，宣寿王的爱妃杨玉环前往温泉宫侍候。

寿王瑁乃是玄宗后宫三千余名妃嫔中最宠爱的武惠妃所生的皇子，是玄宗曾一度打算立为太子的人物。正是对这位寿王的爱妃杨玉环，传下了玄宗的宣召。玄宗的圣旨意味着什么，无论是寿王还是杨玉环本人，都一清二楚。

在接受父王玄宗之旨的刹那间，寿王即刻意识到，自己注定要失去爱妃杨玉环了。寿王随即召来杨玉环，传了父王的旨意，让玉环仔细想过，选择一条自己愿意走的道路。说罢，寿王并不要求玉环立即作答，便悄然退回自己的居室去了。

不久，爱妃的侍女带着爱妃的回话来到了寿王跟前，禀报了玉环的意思：“既然是父王宣下来的圣旨，怕是不能违背的”。寿王听了之后，面不改色地说道：“既然她那样想，就那样办吧！”

此刻，寿王因注定要失去爱妃杨玉环而感到惋惜。因为他知道，如果妃子拒绝服从父王的命令，那么他俩的命运除了一死之外，别无他路。既然父王要求得到具有血缘关系的儿子的爱妻，那就不是轻易决定下来的，父王玄宗对这件事

情一定经过了深思熟虑。

寿王瑁的母亲武惠妃薨后已整整三年，她虽是妃子而不是皇后，可是因玄宗的结发之妻皇后没有孩子，所以从权势之争的伊始，就有了超越皇后之处。况且到了开元十二年，皇后受其兄犯罪的株连，失去皇后的地位，贬为庶民，不久在失意中死去。从此武惠妃的地位便得以确立。

玄宗身边虽然曾有过现在被立为皇太子亨的母亲杨氏，以及有美貌出众的赵丽妃等女人，但都已早早亡故，只有武惠妃一人得到玄宗的百般宠爱，享受到同皇后相同的待遇，武氏宗族也都官就显职。武惠妃为使自己所生的寿王立为皇太子，也曾煞费苦心地运筹谋划。据人们传说，由于她在玄宗跟前进了谗言因而废掉了赵丽妃所生的皇太子瑛，并且赐之以死。

武惠妃是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死去的，倘如她能够再多活几年的话，寿王定可被立为皇太子。可是在酝酿废掉太子之后不久，武惠妃就死去了。因此立寿王为太子的事情就成了泡影。当然有人不堪容忍武惠妃生前的专横跋扈，所以一旦武惠妃薨后，寿王的处境便微妙起来。

过去，虽然玄宗也曾喜爱过他，然而那是因为母亲武惠妃在世，而武惠妃一死，父亲感情的冷落并不奇怪。再说玄宗后宫妃嫔三千多人，哪个都可以生孩子。孩子终究是属于生身之母的，是母亲的一部分。因此随着武惠妃亡故，她的孩子似乎也随着母亲的死而消亡了。与武惠妃死去的同时，其子寿王也再不是权臣们所看重的皇子，玄宗皇帝怕是也这么想的，寿王也是这么认为的。这次的事件便是玄宗这种心

情的初次表露。

有着和母亲武惠妃相似面庞，皮肤白皙的年轻的皇子，对于父王的无理要求，不敢冒然抗议，其他妃子所生的皇子曾经遭遇过的厄运，也会不知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头上。

当杨玉环得知玄宗召见的一瞬间，她感到自己这样一个女子的生涯突然被一种强大的力量驱使着。她不能将玄宗做为本夫之父对待，并且从未那么想过。玄宗是大唐帝国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者，与他相比，丈夫寿王现在只不过是毫无权势的王族中的一个。

自从丈夫寿王将事情的原委告知她以后，她就感到似乎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兴奋的波涛猛烈地在向自己扑将过来。册封寿王妃子是开元二十三年的十二月，从那时起，已过了将近五个年头。那时她对命运的安排感到惶惑，连做梦也没想到被册封为寿王的妃子。而这次却不能和那次同日而语了。杨玉环将侍女派到寿王跟前去回话之后，她便陷入了茫然若失的状态之中，一头躺在床上。无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为了活下去，就必须进入玄宗的后宫。

杨玉环在玄宗派来使者的第二天，当东方刚刚现出光亮时候，便出现在长安城的街道上，朝着骊山温泉宫走去。随从者步、骑混杂，大约有三十多人。玉环自从昨日由使者传达了玄宗的命令之后，就没有和寿王见过面，没有和寿王告辞就离开了寿王邸。寿王认为这样倒好得多，玉环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就这样心照不宣地分手了。当离开寿王邸的时候，玉环想自己再也不能回到王庭，再也不能作为妃子见到

寿王了。

迄今为止玉环做为妃子与丈夫寿王有着爱情，对于天下两个有权力的人——玄宗和武惠妃所生的孩子、丈夫寿王的地位感到显耀。可是现在，她已经被置于与那一切毫无关系的地位上去了。玉环对于自己被置于迄今自己从未想过的新的命运之中，和这命运所具有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在去骊山温泉宫途中的轿子里才意识到的。那么她现在是向着幸福前进呢？还是相反地向着不幸走去呢？此刻，玉环是朦胧的。但是有一点她很清楚：自己正被抬向一个困难的境地，正在向那里接近，并且不得不这样做，这就是迎接自己的新的命运。在那里有着任何人难以相比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者，他的一言便可以断送任何人的性命。这是个几乎令人无法相信的人物。此人正在等待着自己。

在那里有三千多后宫包围着那位权力者。按唐朝的制度，皇帝拥有分成不同等级的女人。在皇后之下配有贵妃、德妃、淑妃、贤妃四妃子。其下有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九嫔，再下面还有婕妤、美人、才人各九人，宝林、御玉、采女各二十七人，当然还有其他为数更多的女官。玄宗时代虽对此制度多少进行了改革，可是后宫三千的凄惨状况并无改变。三千后宫与种种权力相联结，最终的目的都是想求得年迈的皇帝的爱情。虽说是爱情，这却和普通男女之间互相爱慕之情是迥然不同的。因为能否得到帝王的宠爱，不仅决定着自身的荣华富贵，也决定了她一门一族的荣显。妃嫔们围绕着玄宗竞争之激烈定是不堪入目的。现在的杨玉环正在朝着那竞争的漩涡里走去。

杨玉环所去的离宫，在首都的东方六里的骊山脚下。轿子渡过了浐河，又渡过灞河，缓慢地沿着丘陵波状起伏的平原一直朝东走去。行至途中，道路倾斜向上隆起。一行人走走歇歇，又歇歇走走。

终于，轿子到达了骊山的离宫。穿过三重城门，来到了座面向池塘的宫殿前面，杨玉环从轿子里走了出来。来迎接的众多男女纹丝不动，笔直站立，只是低着头。玉环对迎接的人不屑一顾。仿佛并未看到他们的存在，从轿上下来站定，将视线微向上方投去，望见了宛如阶梯似的建造起来的离宫的几个宫殿上的脊瓦和屋檐斑斓重叠，在这些建筑后面，可以看到山丘的斜坡上被茂密的身材不高的松柏覆盖着。这时，玉环听到了飒飒的声音，那是微风吹拂松柏的树梢发出的声音。不一会儿，玉环由几个侍女领着迈着细碎的脚步冉冉地向宫殿里走去。

自古以来骊山是尽人皆知的历代皇帝避寒之地。骊山脚下，温泉昼夜不停地在喷着水，离宫就建造在温水的出口的地方，所以离宫又叫温泉宫。玉环由侍女引导沿着连接宫殿的长廊向前走去。她只能听到飒飒的山籁之声。

玉环在途中停下了脚步。除了山风之外，还听到了仿佛湍急的水流声，不知是从什么地方传出的。这是温泉喷水的声音。浴池是建筑在最底下，几栋宏丽宫殿依次地伸向山上去，沿着山的倾斜建筑起来。连结着殿舍和殿舍的回廊有的很斜，有的却很平缓。

杨玉环被领到在这里停留时起居用的房间，在那里休息片刻之后，为了去谒见玄宗皇帝，走出房间，由人带领沿着长

廊走去。在玉环的前面走着几个侍女，身后还有十来个侍女侍奉着。从这时起，杨玉环感到有些眩晕。回廊的两侧修得非常整齐的庭院在她的眼前扩展开来，有池塘，有假山……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按照本来的面目映入她的眼帘。

杨玉环经过了几个馆。不管是哪个馆都呈现出一片微暗的光线，各个馆都毫无例外的有用石头垒起的宽宽的台子，石台给人以难以靠近的冰冷感觉，在宫殿外面是看不见的。

玉环在一个馆前停了步。因为走在前面的侍女们一齐停了步，玉环也就自然而然停止了脚步。只见回廊前头是一个直角的转弯，在转弯的地方忽然出现了一群人，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侍女，在侍女后面又有几个男人。这时玉环看到在自己前前后后的人都深深地鞠躬。因为玉环不知道是什么人来到自己的跟前，所以只是不失礼节地微微点了一下头。

当对面过来的一群人与自己这伙人相擦而过的时候，玉环看出其中一个老人就是玄宗皇帝。那人用犀利的目光向她射了过来。在这样的场合，玉环也只微微点颌以示见面的礼仪。那是个对自己来说不知是恶魔还是神仙般的人物。她以不能自主的冲动抬起了头。并不是自己想抬头而抬起来的，而是意外地抬起来的。玉环傲然抬着头站在那里。

玄宗停下了脚，毫不客气地看着玉环，在仔细地端详着她。玄宗嘴角的肌肉微微地动了几下，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可是连一个字也没有吐出来，便又迈起脚步径直地从她面前走过去。玉环呢，依然和刚才同样的姿态站在那里。她什么也不能思考，她见自己身前身后的宫女们依然深深地低着头。一直也未敢抬起头来。

玉环想自己对权力者不采取任何特殊的态度。既不卑躬屈节地迎权力者，也不施什么大礼。可是，只对这位难以取悦的老人，不知为什么玉环也仔细地端详起来。

侍女们又起步了，玉环也随着迈开了脚步。回到了方才休息的房间里，在那儿一个人用了餐。豪华的菜肴盛在一个一个大盘子里，由侍女们一个个端上来。玉环对每个菜只是稍稍地动了动筷子。端来的菜又一个接一个地端了出去，接着新的菜又端了上来。……玉环自从踏入离宫以来，和谁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她的一切都是在无言中进行的。

饭后过了一会儿，她又被领到一个有床铺的屋子里，玉环便在床上躺了下来。想必因为一路上摇摇晃晃地乘轿从京都来到这里。所以才让她休息的吧。其实是她自己也疲倦了。还有昨天过度的紧张和睡眠的不足，旅途的劳顿，玉环的身心，真地被折磨得七零八碎了。

玉环睡着了。不知睡了多少时间，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黄昏时分了。在馆前漂浮着的白色光线中夹杂着潮湿的空气，她知道已接近薄暮了。仿佛有人在什么地方守着她醒来，一个中年侍女出现在她的面前。这个侍女初次向她郑重地传达说，今晚皇帝要召见，请她马上入浴。

这里的浴室以皇上的御汤池为首，共有十八间。玉环被领到在御汤池西南隅，那里有大理石砌的一道低低的围墙，是被隔开的妃子浴池。

从妃子的浴池可以看见御汤池的全貌，宽大的池槽是由白玉石垒起来的，在池槽的边缘上，是能工巧匠刻的鱼、龙、雁之类的浮雕。在浴池的中央有一个躺凳卧在上面沐浴

的用白玉石做的石床，热水是从白玉石雕刻的莲花的花心里不停地喷射出来的。

妃子的浴池虽然比御汤池小一些，可是浴槽同样是用白玉石砌成的，只是在流出热水的地方放着一个用红色石头制成的大澡盆，接收着所有地方喷流出来的热水，热水的喷出口共有四个。

热水是透明的，稍微漂浮着一股硫黄气味。由于不停地冒出热水，在整个浴池里弥漫着蒸气形成的柔软而透明的薄雾。杨玉环横躺在浴槽里了，她是第一次在温泉里洗澡。她虽然听说过在京都附近有和骊山齐名的汤山，可是玉环连那里也没有去过。

诗人白居易曾在《长恨歌》中描写过玉环在骊山初次赐浴时的情景：

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

玉环出浴后披上衣服被领到隔壁的一间化妆室。在那里有几个等着给玉环化妆的侍女，她们见到玉环进来，各个施了礼，并且垂下眼帘，不敢正视玉环那种叫人目眩的美姿。这令人目眩的美姿中既含着只有女人才知道的可夸耀的那种美丽，也含着只有女人才知道的一种难以言状的令人讨厌的那种东西。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为一体的炫耀。侍女们与玉环同是女性，但又感到她既是同伙，又是敌人。

一来到了带有镜子的梳妆台前面，玉环便懒洋洋地将半

裸体的身子深深沉进有异国风光的椅子里了。一个侍女转到她的前面，一个站在她的后边。玉环本可以任凭侍女为自己梳妆打扮，但她却没有那样做，而是自己提出了要求。这时，她初次意识到从现在开始，为了个人的生存，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因为追求自己的人是在这个世界上的绝对权力者，既然不能加以拒绝，就必须把自己具有的最美丽的东西交给对方，她想这也未必是坏事。玉环匆忙来到这里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些，因此只是略施朱粉。可是现在却想要浓妆艳抹了。于是她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侍女们点头，代替应诺的话。

玉环凝视着自己映在镜中的面容。她要赴夜间的宴会，妆可以化得浓重一些，髻呢，当然梳高髻，金玉制的簪，还有钗呀，步摇什么的都佩戴起来。眉不应是白天的娥眉，要描得更粗一些。这个时代，宫女描眉是多种多样的：有鸳鸯眉、小山眉、玉岳眉、三峰眉、垂珠眉、月棱眉、分档眉、涵烟眉、拂云眉、倒晕眉等等，可是玉环哪种也不取，只是把眉描得丰满，粗敦一些，在靠近鼻子的一端，描得好象用刀切的一般细，而另一端就用布擦得模模糊糊，似乎逐渐消失了。两颊擦上白粉之后又涂上了红、嘴唇浓浓地涂些口红，给人以凸起的感觉。口应当银铃般厚而小，眼应当尽量描得大些，为了使眼睛更大一些，于是就把眼角描得微微向上如同鱼儿反翘而起。

脸部化妆完毕，最后插上花钗。在眉间点上四个菱形的白绿色的小点儿，然后用丹青在两颊上画出两个酒窝。酒窝一般说谁也不去注意它，可是在笑的时候，却会使笑容更加

美丽。

玉环化妆用了将近一刻钟，化妆完毕，侍女们退向一旁，玉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对着镜子长时间地注视着自己的面庞，终于移开了视线。正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一点儿也不夸张。

杨玉环奉旨谒见的时间一刻一刻地迫近了。在她整妆之后，被引到一个馆邸，暂且坐在椅子上，在迎接她的侍女们到来之前，在此休息。杨玉环自从离开长安寿王邸之后，头脑里第一次想到了丈夫寿王的事。她从十七岁那年做寿王的妃子，如今已是二十二岁，侍奉寿王先后已有六年了。现在想起这段生活，似乎已是遥远的往事了。可是，昨天他们还在一起谈论着玄宗宣下召见的旨意，只不过是过去了一个晚上的时光罢了。然而不知为什么她却觉得好象寿王已经是她很早以前就离开了的丈夫。杨玉环上下打量着自己现在的穿戴都是些自己没有见过的崭新的东西，不只是衣服，从头饰到贴身的衣服，一直到几乎用珠子嵌着的鞋子，所有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虽然面容和头发还含着自己的风韵，但那化妆和发式已与平素的自我迥然不同了。

杨玉环的头脑里虽然浮现出丈夫的面影，可是她心中毫无痛楚，她要委身于最高权力者，而说起来这也算拯救了丈夫寿王的性命。然而，她也并没有因为拯救了丈夫而有自我牺牲的感慨。更确切地说，杨玉环的心情里觉得与丈夫寿王早已分离，现在与寿王已毫无干系了。

不过玉环却感到不安。虽然自己也不知道这不安是由何

而引起的，但却感到了不安，而且这不安越来越大。方才在宫殿深处的步廊里遇见了权力者，虽说他那犀利的目光与普通人多少有些不同，但他也不过是一个老态龙钟的男性罢了。可是今后却要在他的身边侍候下去，所以玉环才有了不安的。玉环对于这个在这土地上拥有最大权力的人物，与其作为人，不如说当成是向自己覆盖而来的命运来接受的。杨玉环即将与这命运相遇了。这不安定是根蒂于此的吧。

突然，从远处传来了乐曲的声音。乐曲是十分庄严的。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是迎接与权力者将要同床共枕的女人而奏起来的音乐，没有甜蜜的曲调，也不宛转悠扬。倒是过于严肃了。

一个侍女来到跟前，告诉她说，现在听到的音乐是在演奏《霓裳羽衣曲》。这个曲子玉环虽是第一次听到，但以前曾听人家说过这支曲子的由来。据说玄宗皇帝在梦中游月宫，在那里听到了音乐，醒过来之后，回想起这支曲子，命人描写下来。这个传说，是说玄宗皇帝生来喜好音乐，而且对音乐颇有素养和欣赏能力。

后来，杨玉环又亲耳从玄宗口中听说到关于《霓裳羽衣曲》的另一传闻。说玄宗在三乡驿登山远眺女儿山时，得到了灵感，当场即兴作出此曲。这两种传说是玄宗皇帝在不同的心情下分别说出的，所以哪种传说为真，便不得而知了。

可是不管怎样，这庄严的《霓裳羽衣曲》，现在奏起来了。在曲子的旋律突然变化的时候，十几个侍女团团来到了玉环的面前，恭恭敬敬地行礼。其中一个侍女毫无表情地用呆板的声调说道：

“已经到了谒见的时刻了，请起来吧！”

杨玉环随着那个侍女的后边走去。这时，乐曲的声调渐渐地高亢起来，一直单调的曲调逐渐热闹起来。当玉环一迈开步子，那不安的心情似乎骤然间离地而去了。她朝着命运、扬着头、以无比镇静的脚步，走向前去。

杨玉环被领到白天和玄宗皇帝在回廊相遇那个地方对面的一个宽敞的房间里。在隔着回廊，那大厅的前面是一个又宽又大的石台，白天宴会之时，想必是在这里演奏舞乐的。这里的大小，容纳三四百人绰绰有余，可是现在连一个人影也不见。只见在冰冷的石台上落下了清澈的冬天的月光。只有在那石台的三面围起来的大理石的栏杆，显现出清晰的黑影。

大厅里燃着通红的蜡烛，明亮得胜似白昼。乐声更加高亢激昂了，笙、琵琶、鼓、方响、拍板、箏、筑等各式各样乐器，奏出的声音响彻大厅。杨玉环走进大厅里了，她意识到右侧是皇帝的御座，而对于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至于有多少男男女女在那儿侍候着，他们都怎样排列就座着的，玉环一概都没有看见。玉环在无数支的蜡烛之间跟随在引导自己的侍女后面前进。

侍女站住了，玉环也停下了脚步。侍女行过礼之后，便离去了。这时玉环知道自己现在是站在御座的前面，离玄宗皇帝的座位还有相当远的距离。于是她深深地施了礼，然后抬起头，她看见了那位权力者的面庞。他虽然是个老人，但与白天见到时不同，并不显得老。脸绷得紧梆梆的，而他的目光依然是锐利地向她射了过来。玉环如同白天一样地凝神